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五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## 墨香裡的年集

崔桂榮

故鄉的年，是被臘月的集市焗熱的。集市在鎮東頭那棵老槐樹下，進了臘月，便日日喧騰得像一鍋滾沸的糖水。天剛濛濛亮，賣年貨的攤子就挨挨擠擠地鋪開了，炸散子的油香混著炒花生的焦香，漫過青石板路，漫過半條街巷；孩子們追著賣糖畫的師傅跑，銅勺舀起金紅的糖稀，腕子一轉，石板上便游出一條騰雲駕霧的龍；賣頭花的老奶奶守著竹筐，紅絨梅花、粉綢蝴蝶，在冬日的天光裡睜得睜眼。

而我心底最牽念的，始終是老槐樹下那位寫春聯的爺爺。他的攤子最是素淨，一張長條木桌，一沓裁得方方正正的大紅宣紙，一方磨得發亮的硯台，幾支飽蘸歲月的毛筆，墨汁在白瓷碗裡漾著清淺的漣漪。爺爺戴著老花鏡，端坐桌前，手腕輕轉，濃墨便在紅紙上流淌開來。「天增歲月人增壽，春滿乾坤福滿門」，筆鋒或遒勁或飄逸，墨色濃淡相宜，字裡行間，全是煙火人間的暖。攤子前總圍著不少人，有人低聲念著紙上的聯語，有人靜靜等著爺爺揮毫，墨香混著寒風裡的雪意，竟釀出別樣的年味兒。

母親總愛牽著我的手逛集。她的手被北風凍得通紅，卻攥得很緊，生怕我在人潮裡走散。我們先買幾塊剛從灶爐取出的烤紅薯，再給父親挑幾掛紅彤彤的鞭炮，最後，總會不約而同地停在春聯攤前。

我扒著桌沿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爺爺的筆尖，看它在紅

紙上起落輾轉，心裡早有了主意。等爺爺寫完一副，我便踮著腳尖，指著那紙上的字，脆生生地喊：「就要這個，有『福』字的！」爺爺聞言，抬頭衝我笑，眼角的皺紋擠成了一朵花。他又取過一張紅紙，問我：「丫頭，要不要爺爺給你寫個獨一份的『福』字？」我連忙點頭，看著他飽蘸濃墨，手腕一頓，一個圓潤飽滿的「福」字便躍然紙上，墨香縈繞鼻尖，經久不散。

父親拎著鼓鼓囊囊的年貨，站在一旁含笑看著，伸手揉了揉我的頭髮：「咱丫頭就稀罕這手寫的春聯，比印刷的熱鬧多了。」我捧著那方小小的「福」字，攥著母親的衣角，在人來人往的集市裡蹦蹦跳跳。紅紙上的墨色還未乾透，指尖沾了淡淡的墨香，心裡甜絲絲的，彷彿揣著一團小小的火苗。

集市上的風依舊凜冽，可手裡攥著母親買的糖球，嘴裡是山楂的酸混著糖衣的甜，懷裡揣著墨香的「福」字，連寒風都添了幾分暖意。

回家的路上，父親把春聯仔細紮好，母親說，等年三十那天，就把它貼在門框上，討個歲歲平安的好彩頭。年三十的午後，陽光軟軟地灑下來，父親搬著梯子，母親遞著漿糊，我踮著腳尖幫忙扶著紙角，看著紅底黑字的春聯在門上徐徐展開，墨香漫進屋裡，年味便濃得化不開了。

後來，我離開故鄉，在異鄉的城市轉轉。超市裡的春聯印得精緻鮮亮，堆得如山，卻再也尋不到故鄉集市的那份墨香與溫情。

我低頭看向案頭的紅宣紙，蘸飽了墨汁，落筆的瞬間，腦海裡滿滿噹噹的，全是老槐樹下那個飄著墨香的春聯攤，還有爺爺落筆時，紅紙上暈開的歲歲年年的暖。

## 故鄉的小河

邢凱

每逢佳節倍思親，年關將近，在寒冷的冬夜，我情不自禁思念故鄉的親人，還有故鄉那條小河。

小河從老街的青瓦屋簷下自西向東穿城而過，繞著城外的麥田蜿蜒流淌。平緩的河水沖刷著鵝卵石，發出潺潺的聲音，好像在演奏一首交響曲。

河陽一處有堵老牆，青磚縫隙里長出幾根枯草，草莖上結著白霜，輕輕一折就斷了。老牆巷口的臘梅枝頭開出了米粒大的花苞，包裹在蠟黃的花萼中。北風帶著寒冷壓下來，臘梅花苞隨之顫抖起來，花萼裂開一道縫隙，露出了嫩黃的花瓣。十年前，梅姨栽種這棵臘梅時說：「梅花傲雪凌霜，在冬天裡最有希望。」如今，老人已搬去城裡住了，留下臘梅樹守在河邊靜靜等待春天的到來。

小河出城後，水面開闊起來。一群群水鳥掠過水面，翅膀激起的漣漪時聚時散，像一張張揉皺的白紙慢慢舒展開。枯葉隨風飄落在水面上，隨波逐流。

河面上的水汽很輕，像蟬翼一般若隱若現。遠望石橋一片昏暗，河水黑黢黢的，失去了往日那種奔騰跳躍的生命力。寒風拂過水面，捎來臘梅的冷香，又掠過樹樹的枯枝，響起一陣吱吱呀呀聲，彷彿有人在幽暗處輕聲應和。

在寒冬臘月，寒氣順著故鄉的巷道滲透，沿著小水畔的青石板路蔓延。行走在冰冷的青石板路面上，彷彿踩在冰塊上，寒氣自鞋底縫間爬上腳心，浸入行人的棉衣，久久不散。小河岸邊的老槐樹上，幾片枯葉搖搖欲墜，枯枝伸向灰濛濛的天空，如同炭筆隨意勾勒出的細線條。

想當年，辛棄疾登上北固亭，望著滔滔江水感歎「千古興亡多少事？悠悠。不盡長江滾滾流。」那奔騰不息的江水，也懂得英雄心中埋藏的壯志與憂愁。

流水從來不會孤單，它能寄托人們的心事，讓不同時代的人產生共鳴。世間萬物皆會流轉，流水從來不會失語，它把故事寫入波紋，把溫柔贈予時光。

聚則分，榮則衰，失意之中孕育著順遂的種子，順遂裡也暗藏失意的影子。萬物一體，本來就沒有絕對分明的界限。遊子眼中的景致是內心情緒的反映，走過的路一次次地解讀生活。

故鄉的小河流淌過寒冷的冬日。河水叮叮作響，彷彿在悄悄攢著勁兒，要將整個春天從地底下喚醒。河岸兩邊的草木經過霜雪的摧殘，在春天又會長出新綠來。

歲末時節，舊的一年即將離去，新的一年即將開始。我站在故鄉小河的石拱橋上，聽流水淙淙，想起《論語·子罕》裡的一句話：「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，不捨晷夜。」是啊！時光易逝、青春易老。

河水東流，日夜不息，它帶走了我兒時的回憶，留下了我對故鄉的一片深情。

## 暖一壺冬日的酒

陳敏

對於冬夜的寒，我總是嚴防死守，用厚重的衣服防止它鑽進骨頭縫裡。北風呼嘯，枯葉卷著在風裡飄搖，玻璃窗上那厚厚的白霜卻隔著世間暖意。屋內，煤爐子燒得正旺，爐膛裡的火光是肆意地舞者，將整個房間映照得暖意融融。這暖意，是冬日裡最奢侈的慰藉，父親的小酌，便是這慰藉中最深沉的註解。

父親的酒具很簡單，白瓷淨酒壺加上一隻佈滿歲月痕跡的酒杯，幾碟簡單的下酒菜——通常是自家醃的鹹菜，或是幾顆油炸的花生米，這也是父親冬日裡最隆重的儀式。他從不貪杯，卻極講

究。酒，必須燙熱了才喝，因為他總是說：冷酒傷身，熱酒暖心。

兒時的我常常坐在他對面，看他燙酒。他會先將酒壺注滿，再小心翼翼地放入爐火旁的熱水中，眼睛專注地盯著壺口，靜待水汽氤氳，酒香漸漸瀰漫開來。那是一種醇厚而綿長的香氣，帶著歲月的沉澱，不張揚，卻能沁入心脾。那一刻，我總覺得：父親守護的，不僅僅是那一壺酒，更是這冬夜裡，我們一家人圍爐而坐的安穩。

酒燙好了，母親會給他斟上一小杯。琥珀色的酒液，在昏黃的燈光下，閃爍著溫潤的光澤。他端起酒杯，湊到鼻尖，深深吸一口氣，彷彿要將這酒香，連同這冬夜的暖意，一同吸入肺腑。然後，他才輕抿一口，慢慢嚥下，閉上眼睛，臉上浮現出一種難以言喻的滿足與愜意。

「這酒啊，還真得慢慢品。」父親常說，「就像這日子，急而無味。」

他的話，總是不多，卻總能在我心裡留下漣漪。我看著他那雙佈滿老繭和皺紋的手，那雙手，曾扛起家庭的重擔，曾為我遮風擋雨，如今，卻在這一壺溫酒前，顯得格外安穩與從容。那一杯酒，于他而言，或許不僅僅是驅寒的

飲品，更是對生活艱辛的一種無聲的釋懷，是對歲月流逝的一種溫柔的接納。

我曾問他，為什麼偏偏喜歡喜歡在冬日裡燙酒小酌？他沉默了許久，望著爐火，輕聲說道：「冬天冷，心要是也冷了，這日子就沒法過了。喝口熱酒，身子暖了，心也就暖了。」

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了。父親的酒，是苦澀生活裡的一絲甘甜，是漫長歲月中的一抹亮色，更是寒冷冬日裡溫暖的角落。他用這一壺溫酒，對抗著世間的嚴寒，也用這一壺溫酒，教會我如何在困境中，尋找屬於自己的那份溫暖與力量。

如今，雖不在父親身邊。但每到冬夜，我仍會習慣性地想起他，想起他那壺燙得滾熱的酒，想起他那句「日子得慢慢品」。我也會學著他的樣子，燙一壺酒，坐在爐火旁，感受那份穿越時空的暖意。

這壺冬日的酒，早已超越了酒本身。它是父親的愛，是歲月的饋贈，是無論身處何方，都能讓我感到溫暖與踏實的力量。它告訴我，生活或許有寒涼，但只要心中有火，便能溫暖如春。

舉起酒杯，對著窗外，邀遠方的父親「乾杯！」

## 文藝副刊



## 海韻

# 一尊「泥人張」，怎樣從掌心捏出大世界？

## ——專訪「泥人張世家」第六代傳人張宇

中新社天津2月20日電 拿在手裡不過一掌高的「泥人張」彩塑，卻能栩栩如生地展現人物的神態、身份和生活光景。「泥人張」誕生於清道光年間，被列入中國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如今，這些彩塑走出天津、走向世界，成為不少外國民眾認識中國的一扇窗。

2026年，「泥人張」迎來傳承兩百年的重要節點。

「泥人張」如何用「無聲的語言」講述中國故事？怎樣在不同時代不斷「長出新面孔」？

中新社「東西問」近日專訪「泥人張世家」第六代傳人張宇，對此作出解讀。

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：

中新社記者：從藝術史看，雕塑是西方藝術的重要支柱，而中國傳統似乎更重詩、書、畫。

在此背景下，「泥人張」的出現代表著什麼？

張宇：在西方，雕塑很早就進入「藝術表達」的主流序列。古希臘、古羅馬的雕塑，較早就形成了比較系統的解剖、比例、空間觀念，後來文藝復興又發展出完整的雕塑美學。

中國的情況不同。很長時間裡，中國的雕塑多以陶俑、木雕、石刻等形態存在，主要承擔祭祀、隨葬、建築裝飾等功能，是器物 and 空間的一部分，而不是文人自我表達的首選。我們的審美討論更多集中在詩歌和書法上，講「氣韻」「意境」的話語體系，也是圍繞這些展開。

在這樣的背景下，「泥人張」創始人張明山的出現，是一個重要節點。他在保留中國題材、人物氣質的前提下，吸收當時能接觸到的寫實觀念，用很小的體量做出精細、傳神的人物塑造，把原本更多意義上的「使用品」，推向了真正可被稱為「藝術品」的高度。

中新社記者：兩百年以來，從工序到題材，「泥人張」已經形成比較完整的體系。您覺得在傳承過程中，最不能丟的是什麼？

張宇：工藝流程當然重要，從泥料選擇、陳化，到塑形、陰乾、燒製、敷彩，是一種「身體記憶」。

但我認為最不能丟的，是作者用這門技藝對所處時代的表達。

審美會隨時代快速變化，傳統文化也不

斷受到現代文化的衝擊。如果簡單地說「過去怎樣就永遠不能變」，其實是把傳統理解得太窄了。傳統不是一塊不動的「古董」，而是包括著每個時代對它的改造和回應。

從第一代開始，「泥人張」的作品都盡量與當時社會相契合：人物衣著、生活狀態、氣息都被記錄。

後來的每一代，在題材和表現上都都會變化：有新的形象、新的構圖，也有新的理解。但你看，還是能認出這是「泥人張」。在變化中保持的那種穩定的內在氣質，就是所謂的「魂」。

中新社記者：您說過，「創新可以在守正的同時自然而然發生」。這種「自然而然」體現在哪裡？

張宇：在我看來，「守正」不是頑固地「死守」，也不一定需要天天掛在嘴邊，它更多是一種在長期學習和創作中自然形成的判斷。

中華文明歷史很長，不同朝代的美術樣式都很豐富，但總有一些東西，讓人一眼就能認出來是中國的，那就是「正」。這些東西，既根植在技法、題材、表現方式裡，也體現在不斷改良的過程中。

創作時，我們不會刻意想著「現在要創新」，而是在延續那條審美主線的過程中，自然吸納新的題材和視角，創新就是這麼「順帶發生」的。

傳統文化有一段時間可以說「離現實生活有點遠」，現在大家重新接受它，往往是用現代眼光回頭看。

比如有人穿漢服，有人寫格律詩，有人收藏傳統彩塑，這些都已經是現代生活的一部分。「復古」在今天，其實是一種現代人的精神狀態，既有當代審美和批判，也有重新接納。

在年輕人這裡，我反而比較樂觀。和他們接觸下來，我會發現，他們不太喜歡被「改輕」「改薄」的傳統文化，更願意面對「原汁原味」的東西——哪怕需要花時間去理解、去練習。越是保持純粹，它的吸引力反而越強。

中新社記者：您多次提到，「泥人張」離不開天津這片土地。天津什麼樣的城市氣質和文化環境，孕育了這門技藝？

張宇：如果祇從材料看，適合做泥塑的泥土在很多地方都有。但決定作品形態的，不祇是泥，還有這片土地上的人、生活和文

化。

天津過去既是漕運碼頭，也是對外通商口岸，南來北往的人很多，東西方文明在這裡碰撞，南北文化在這裡交匯，新舊觀念也在這裡拉扯。這樣的地方，很容易長出有趣的東西：你能看到很傳統的，也能看到很新鮮的。

在這樣的環境裡，從事藝術的人天然會接觸到不同影響。

一方面有京劇、曲藝等本土藝術不斷改良，產生新的表演樣式；另一方面，一些藝人也從外來技法和觀念裡吸收東西，但內心始終按中國人的審美做判斷。日積月累，就形成了一種「看起來很新穎、骨子裡很傳統」的狀態。「泥人張」就是在這樣的城市場氣質中長出來的。

中新社記者：在您看來，「泥人張」向世界講述的，最核心的中國故事和美學精神是什麼？

張宇：像泥塑這樣的造型藝術，本身就是一種脫離文字、脫離口語的表達。觀眾不必先學會中文，先看到的是形象、顏色、動態和神態，能直接感知你要傳達的情緒——高興也好、憂愁也好、莊重也好，都很直觀。

「講好中國故事」，在造型藝術這裡，第一步其實是「被看到」。很多海外觀眾站在作品前，先被表情和姿態吸引，覺得「有意思」「很可愛」，然後才問：他在幹什麼？為什麼這樣穿？

背後是什麼故事？這時，我們才有機會再去講戲曲、小說、市井生活，甚至價值觀。

我更願意把「泥人張」看成一種中國式的人物敘事。

它寫的是普通人的狀態，是中國人觀察世界、理解人物、安放情感的方式——既真實，又講分寸和含蓄。既有很戲劇性的動作，也有一個人發呆、停頓、思考的瞬間，這種「瞬間」，就是中國美學裡很重要的一部分。

中新社記者：您在很多國家辦過展覽。海外觀眾和中國觀眾看「泥人張」，關注點有什麼不同？

有沒有讓您印象深刻的例子？

張宇：文明交流，本來就是「各美其美」。

不必強求所有人都按我們的方式欣賞中

國藝術，也不必苛求所有人都喜歡。很多時候，是從「不太理解」到「能理解」，再到產生某種欣賞。

中國觀眾往往會優先關注作品背後的典故和寓意，比如是哪齣戲、哪個人物；很多海外觀眾一開始不熟悉這些，則會先從形式進入：顏色好不好看，放在家裡合不合適，有沒有趣味和格調。等他願意多看兩眼，再來問「他是誰」「為什麼這樣穿」，這時就多了又一次講故事的機會。

我記得有一次，德國前總理默克爾參觀美術館，一進門就說：「你不用介紹，我認識。」她在每一組作品前都停下來拍照，對對應的歷史人物、文學形象，講得頭頭是道。

那一刻我很有感觸：同樣是中國藝術，在不同文明中也可以被認真學習和瞭解，而不是停留在「異國情調」。

## 施芬樹(奔樹)家屬 捐潯江福利

旅菲潯江公會訊：

本會顧問施芬樹(奔樹)宗長(洪溪)不幸於客月仙逝，老成凋謝，軫悼同深！節終令典，禮殯儀式，極盡哀榮！芬樹(奔樹)宗長生前熱心宗族，關懷鄉鄰，支持公益，德名遠播，其哲嗣施文壇、金燈、永祥、培榮、玲玲賢昆玉侍親至孝，孝思純篤，為紀念並發揚先尊之高風碩德，特擇節慶費，撥捐本會福利金菲幣伍萬元，仁風廣被，殊堪欽式，謹藉報端，予以表揚，並申謝忱！

## 施芬樹(奔樹)家屬 捐洪溪福利

旅菲洪溪同鄉會訊：本會施永遠榮譽理事長芬樹(奔樹)鄉賢不幸於客月禮終令典，哲人其萎，軫悼同深！節終令典，禮殯儀式，哀榮備至！芬樹(奔樹)鄉賢畢生熱愛鄉會事業，關懷桑梓建設，支持慈善公益，廣受敬重欽佩，其哲嗣施文壇、金燈、永祥、培榮、玲玲賢昆玉繼承並發揚先尊遺志，守制之期猶不忘行善，特擇節慶費，撥捐本會福利金菲幣伍萬元，仁風廣被，殊堪欽式，謹藉報端，予以表揚，並申謝忱！